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yzhy83@163.com



文史专家曹敬庄讲解与炎帝陵祭祀有关的那些诗话趣闻

● 株洲讲堂

株洲是“神农福地,炎帝故里”。千百年来,无论官方或是民间,对始祖炎帝陵寝的祭祀祈福活动就从未停歇,那么,历史上第一次御祭炎帝陵发生在什么时候?第一篇见诸史籍的御祭祭文又写了些什么?千百年来,历朝历代祭祀炎帝陵,又留下了哪些脍炙人口的诗话趣闻?

在株洲市九晚书院,由株洲市文明办、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、株洲市教育局主办的株洲乡邦文化系列讲座上,文史专家、株洲市博物馆原馆长曹敬庄继3月首讲《炎帝与炎帝陵》之后,4月13日带来《炎帝陵祭祀与诗文》的主题讲座。

炎帝陵御祭,自宋太祖始

史籍记载,在古代,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”。炎帝之祭,源远流长。《路史后纪》载:黄帝“崇炎帝之祀于陈”,《轩辕黄帝传》载:黄帝“作下时,以祭炎帝”,这应该是对炎帝最早的祭祀,也证明了炎帝早于黄帝。史籍中关于祭祀炎帝最早的记载,是《史记·封禅书》:秦灵公三年(前423),在吴阳“作下时,祭炎帝”。但这都是在政权中心进行的。

陵寝之祭,大约是汉以后的事了。《通典》说:“三代以前无墓祭,至秦代,始起寝陵于墓侧。汉因秦上陵皆有园寝,故称寝陵”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云:“元封元年(公元前110年),汉武帝北巡朔方,‘祭黄帝冢桥山’,应该是到陵寝前祭祀了。炎帝陵之祭祀始于何时,史籍则无记载。”

现存最早的祭炎帝陵文出自朱元璋笔下

“朕生后世,为民于草野之间;当有元失驭,天下纷纷,乃乘群雄大乱之秋,集众用武。荷皇天后土眷祐,遂平暴乱,以有天下,主宰庶民,今四年矣。君生上古,继天立极,作蒸民主;神功圣德,垂泽于今。朕闻百神之祀,考君陵墓在此,然相去历年久远。朕观经典所载,虽切慕于心,奈秉性之愚,时有今古,民俗亦异。惟惟神圣,万世所法,特遣官奠祀修陵。圣灵不昧,尚祈鉴纳。”

明洪武四年(公元1371年),明太祖朱元璋遣国史院编修雷燧至酃县,祭祀炎帝陵,并致祭文,这也是现在可见到最早的祭炎帝陵文,内容主要是告之始祖炎帝,蒙元为祸中原,已让他赶了出去,改朝换代,大元变大明,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中有一句“考君陵墓在此”,并且“特遣官奠祀修陵”,说明明代炎帝陵亦仅此一处,是朝廷考证的。

歌咏不绝颂炎帝

自古至今,歌咏炎帝神农氏的诗文汗牛充栋。

商周之际的伯夷、叔齐不食周粟,在遭夷周“以暴易暴”时,自然而然就歌咏炎帝神农以德治天下:登彼西山兮,采其薇矣,以暴易暴兮,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,我安适归矣。于嗟徂兮,命之衰矣。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

著名文学家曹植颂赞古帝先王作品现存30余首,第一位歌咏的就是神农炎帝。“造为耒耜,导民播谷”(曹植:《神农赞》)歌咏了炎帝始作耒耜,首倡农耕。而他的“正为雅琴,以畅风俗”(曹植:《神农赞》),则歌咏了炎帝斫木为琴,创意文化生活。

有唐以来,歌咏炎帝的诗更加丰富多彩。“好读神农书,多识草药名”(唐·韦应物《种药》)、“汉家旧种明光殿,炎帝还书《本草经》”(唐·韩愈《和张员外献酬百官樱桃》),歌咏炎帝遍尝百草,发明医药。“农食在桑田,市有交易。泽被生民,功垂无疆。”(明·陈凤梧《神农赞》)歌咏了炎帝日中为市,首辟市场。明万历年间大学士李延机作《五帝纪》歌咏炎帝“神农氏以立,其始教民耕。斫木为耒耜,衣食在桑田,他把炎帝最主要的三大功绩——首倡农耕、发明医药、首立市场都进行了点赞。

记载。

宋太祖赵匡胤“立庙陵前,肖像而祀”,应是炎帝陵史上第一次御祭。之后,“三年一祭,率以为常”,炎帝陵之祀形成了制度。元代未尝中辍,明清两代更趋频繁。现有祭文可考的“御祭”,明代15次,清代38次。

历代帝王祭祀炎帝陵,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两位帝王——康熙、乾隆。他们是满族,从关外入主中原,但是他们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,他们认同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始祖,他们确认远在晋冀的酃县炎帝陵是炎帝的陵寝。康熙九次派朝廷官员御祭炎帝陵。乾隆十二次派朝廷官员御祭炎帝陵。是历代帝王祭祀炎帝陵的次数之最。

去,改朝换代,大元变大明,尤其值得注意的是,中有一句“考君陵墓在此”,并且“特遣官奠祀修陵”,说明明代炎帝陵亦仅此一处,是朝廷考证的。

同样的改朝换代,清顺治帝提前亲政后,也遣使祭祀炎帝陵告即位。据《酃县志》记载,时山乡未靖,白允望举祭于衡州江岸,未尝亲至炎帝陵。清是满族政权,当时全国尚未安定,顺治即遣使祭祀炎帝陵,说明了他对炎帝、炎黄子孙的认同。

199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恢复炎帝陵祭祀后,到炎帝陵致祭者甚众,祭炎帝陵文便也很多。从内容讲,一般是“三段式”:歌颂炎帝,歌颂时代,抒己胸臆。

除了歌咏炎帝本人的丰功伟绩,对于炎帝陵的咏颂,亦是炎帝陵志诗文中的一大亮点。自宋太祖赵匡胤乾德五年(967)为炎帝陵修建了陵庙,且“三年一祭,率以为常”,络绎不绝的人们到炎帝陵拜谒,其中包括了众多文人,他们写下了很多咏颂炎帝陵的诗篇。

宋代虽然未曾发现专门咏“陵”的,但南宋史家罗泌于淳熙十四年(公元1187年)正月亲至炎帝陵拜谒,并写下了《炎帝赞》一诗,既是歌颂炎帝的,也是咏颂炎帝陵的。

元是蒙古族在中原大地建立的王朝,然而,炎帝陵祭祀依旧。曾任茶陵州同知、国子监祭酒的江存礼就亲到炎帝陵祭祀,写下《炎帝庙》一诗:“长兹金碧重门启,来酌椒浆日有人”(清道光十八年《炎陵志》)。

明代祭祀、咏颂炎帝陵的就更多了。居庙堂之高的如内阁大学士刘三吾、张治,处江湖之远的如随僧常默、郭都贤,都留下了诗篇。

清王朝虽然是从关外入主中原,但随着康熙九祭炎帝陵,雍正重修炎帝陵而定了炎帝陵的形制,乾隆十二祭炎帝陵,清代咏颂炎帝陵也达到一个高峰。从数量上讲,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。



● 老物件

腌菜坛

倪锐

农村有地,自己种菜自己吃,吃不完的还可以挑到城里去卖,卖不完的可以腌起来留待菜荒的时候吃。这腌菜就要用上腌菜坛。

我家的腌菜坛多,高的矮的大的小的粗陶的上釉的敞口子的紧口子的。里面的内容也丰富,萝卜皮、菜生子、干菜子、盐菜、冲菜、浸菜,甚至还有好吃的点心。

晒萝卜皮是妈妈的拿手活,新鲜萝卜洗净,切成一条条,晾干水,放盐腌,要擦到萝卜皮软脆脆的,放入腌菜坛。过一晚,拿出来,拌上辣椒粉,晒一个太阳,即可重新放入坛中封存。腌菜坛封存讲究,敞口子的,必须用好的干净塑料蒙住口子,缠好麻线,以免漏气。有的口子有两层,犹如现在的倒立的灯笼笼,里面有一层一步裙,外面是撒开的灯笼笼,这样中间就有了一条凹缝。这种坛子的密封度超高,只要在中间的凹缝处倒满水,再把盖子盖上,盖子一般是配套的粗陶盆,没有的话,可以用碗代替。只要小陶盆的盆边都没入水中,就密封好了。待过两天,脆脆的咸咸的辣辣的萝卜皮就新鲜出炉了,或做零食,或待客,或装一碗放置饭桌,看起来垂涎欲滴,吃起来咯吱爽口,不失为当年的一大美食。

菜生子也是一道上好坛子菜。妈妈把菜苔摘回洗净晾干水,择成一段一段的,有梗有叶,再放在竹筛子上晒至焉状,就可以擦盐了。盐要少放,多擦,这是妈妈的经验之谈,这样做出来的菜生子不仅不太咸,而且入味又脆。擦好的菜生子再晒至半干,就可入坛。菜生子也是农家零食美味,亦可做菜,如果买点肥肉炒上一碗菜生子,香得叫一家人可以把菜碗都舔干净。

还有盐菜,那是大叶子青菜做的。晒半干擦好盐还要拌上酱油着色的,直至一条一条黑黑的才放进腌菜坛。盐菜蒸扣肉可是逢年过节餐桌上的一道绝味。

我家的腌菜坛有时还做点分外事。以前的点心是用纸袋子包的,家里有人送了点心,妈妈舍不得吃,总想留着下次送人情。如就是在腌菜坛里放一些石灰灰,石灰上垫几层纸,再把点心放进去。妈妈前脚走,我们后脚就嗅到了,掀开坛盖,把手套进去使劲摸索,总能掏出蛋糕酥之类的。躲到后山大快朵颐后,姐姐可以不让露任何声色一如往常,我不是一脸惊慌就是一脸窃喜,哪次故作平静骗过妈妈,又被脸上的一粒芝麻或一点面粉出卖,有次甚至顶着一头的“白发”被妈妈当场抓获,一脑壳的石灰还想抵赖。

腌菜坛,如今家里偶尔也会一用,但多数被束之高阁,即使偶尔吃到一回萝卜皮或菜生子,也找不到几时的味道了。

腌菜坛,如今家里偶尔也会一用,但多数被束之高阁,即使偶尔吃到一回萝卜皮或菜生子,也找不到几时的味道了。

醴陵瓷业的发祥地

小沩山不仅是历史悠久的佛道名山,还是醴陵瓷业的发祥地。醴陵最初的一杯瓷土,最早的一座土窑,最先亮起的一缕火光和第一只土瓷碗盏,是在这个幽深山沟里。

有时,历史大幕的开启,往往有瞬间的偶然。

清雍正七年(公元1729年),广东人廖仲威,在这个小山沟及附近地区发现瓷泥,即向小沩山寺住持僧人采泥,并邀约家乡技工20余人,就地设窑烧瓷,并向附近的赤竹岭、老鸦山、王仙、漆家坳、五石窑等地扩展。这燃起的第一缕窑火,300年来越烧越旺,照亮了醴陵的瓷业世界。

我们正在查看寺中的石碑,几个年轻人将一辆小汽车开到寺前坪。有人介绍,其中那个英俊小伙子,即是沩山村张村长。

征稿启事:

一件旧物,一段旧时光。光阴如水般流逝,曾有的悲欢离合仿佛就发生在昨天;渐行渐远的老物件,老一辈人曾经的“老伙计”,每一件都有感人的故事,把这些老物件以及背后的故事汇集在一起,就是社会的缩影、时代的写照与文化的记忆。

这里是《株洲日报·文化周刊》全新打造的新栏目“老物件”,若你过往的人生岁月里,也有这样的老物件、老故事,请以图文的形式记录下来,并发送到邮箱yzhy83@163.com,让我们用这张新闻纸帮你镌刻永恒。



沩山镇沩山村航拍图

● 株洲风物

古洞清幽地 沩山世外天

醴陵沩山村的点滴印象

彭志坚 李渔村

左缠右绕,七弯八拐。汽车在醴陵市郊东山从林间钻了好一阵子,在淙淙流淌的小溪边停下来。

沩山村到了。这里青山重迭,群峰围合,流水鸣琴,屋宇疏落。我们跨过青石古桥,走向古洞天寺。古寺雄踞山前,寺门上有斗大楷书“古洞天”3个大字,红墙碧瓦相映之间,两进寺门刻有两副对联,很恰切地描写了此地清幽环境和静穆氛围:“古洞清幽地,沩山世外天”,“古寺沩水浑无极,洞门桃源别有天”。

佛道胜地小沩山

看得出,眼前的古洞天寺,是早几年重修的,已难觅秦砖汉瓦、宋椽元柏,而横倒在寺门边的汉代大石梁和其上的石刻文字,默默诉说厚重的历史和往昔的兴盛。

山凹凹里的小村,曾经是官观林立,千年香火鼎盛,钟鼓梵音朝暮不绝的道藏宝地。唐代道士司马承祯绘《天官地府图》,列全国36洞天72福地,沩山列为第十三小洞天,名为“小沩山好生玄上洞天”,为道人修仙炼丹之地,唐代大缘禅师建山寺,宋代殿元易被题“小沩山寺”。宁乡有大沩山,山上密印寺为佛教仰光宗祖庭,也同样有沩水。

小沩山寺并不小,原建筑上自葡萄坳新化庵起,下至接龙桥,占地3000亩,有108间僧房。清末又建专祀瓷业祖师樊公庙,因为庙宇恢宏,僧侣日众,庙后有专埋圆寂和尚尸身的山头,至今仍称和尚岭。由此可知,小沩山如南岳衡山一样,也是佛道一山,共存共荣。

更令人惊奇的是,这个山凹凹,竟与唐宋两朝的两个皇帝和北宋的大文章家欧阳修有些关系。

原来,此地有道观登真宫,藏有唐代开元年间皇帝赐的6个大字(写的哪6个字,无已考),宋太宗赵光义好书法,命取至京师一阅,又赐御书“飞白”字。登真宫中藏了两位皇帝的御书,当然名声远播。小沩山人任处士是欧阳修的朋友,请欧老夫子写篇文章记其盛事。欧阳修架子大,请求了十多次才写了篇《御书阁记》。这样一来,小沩山的名声就更大。

千多年来,小沩山成为佛道胜地,与此地的奇山异水,奇特地貌有密切关系。民国版县志称:沩山群峰环绕,竞秀争高,绵亘数十里,为唐大缘禅师开锡地,今称古洞天。

沩山北有影仙岭,背蜈蚣岭,三面峰峦延绵,层层丘陵拱卫,村口却面对开阔田畴。发源于江西境内的沩水一脉,破岭跳掷而来,清亮如一条白练,直牵到山脚,又分成两股溪流,时而交织,时而分开,如两条银龙摇头摆尾奔向绿水,形成“双龙朝圣”的奇异景观。于是有洞天春晓、荷叶秋馨、龙脊青岗、袈裟仙迹等“八景”之说。

醴陵瓷业的发祥地

小沩山不仅是历史悠久的佛道名山,还是醴陵瓷业的发祥地。醴陵最初的一杯瓷土,最早的一座土窑,最先亮起的一缕火光和第一只土瓷碗盏,是在这个幽深山沟里。

有时,历史大幕的开启,往往有瞬间的偶然。

清雍正七年(公元1729年),广东人廖仲威,在这个小山沟及附近地区发现瓷泥,即向小沩山寺住持僧人采泥,并邀约家乡技工20余人,就地设窑烧瓷,并向附近的赤竹岭、老鸦山、王仙、漆家坳、五石窑等地扩展。这燃起的第一缕窑火,300年来越烧越旺,照亮了醴陵的瓷业世界。

我们正在查看寺中的石碑,几个年轻人将一辆小汽车开到寺前坪。有人介绍,其中那个英俊小伙子,即是沩山村张村长。

坐在古寺门口悠悠凉风中,我与这个古道热肠的张村长交谈起来。九十年代初

重修小沩山寺时,张村长的父亲是主事人。张村长的弟弟在深圳打工十多年,发了,自创展鹏实业公司。展鹏实业公司的张总,富了不忘故乡。他给沩山村考取了大学的学生,每人资助1000元,年年如此;村中鳏寡孤独五保户,每年春节,除水果点心之外,每人打红包200元,又出出力,修好了寺前的水泥路……

张村长指着寺前的公路桥:“去年修桥时,我坚持保留那座独石桥。为什么要保留?那是我们小沩山古洞天的历史见证呀……”

我在进村时就留意到了,伴着水泥大桥,有座青石独石桥,桥面上有寸深车的辙印,那是千百年独轮车碾出的痕迹。

“沩山村出入只有一条小路,运进的生活物质,运出去的瓷泥瓷器,全靠人推的独轮车。小沩山寺原有一口大钟,敲钟时,十里相闻。据老辈说,那口大钟也是用独轮车运进来的。就是最红火的时期,瓷窑近百家,出窑的瓷器堆成山,也全靠独轮车运到10里外的码头上船。独轮车吱吱呀呀,日夜牵线跑,才有这石桥上寸深的凹槽。”

谈话中我得知,沩山村成为醴陵瓷源,是因为有得天独厚自然条件的。这里有质地优良的瓷泥,且露于地表,易于开采,矿源丰富;又有耐火泥,供建筑瓷窑之需;还有充足的燃料——满山满岭的木材,虽然村前沩水不能通航,交通有些不便,所产瓷器全靠肩挑车运,瓷业仍迅速发展,瓷窑百座,从业人员上千人,窑火照亮半边天,春泥碾声山鸣谷应,早市有十几家屠猪,一个早晨能卖掉千斤鲤鱼,山凹凹就出现了个“小南京”,出现了一个新兴的产业基地。

醴陵瓷业的发展,除了广东人廖仲威,还有一个功臣,就是晚清的熊希龄,将粗瓷发展到釉下五彩瓷,让全世界瞩目……

古老的瓷片,历史的见证

从古寺出来,我们在路边看到瓷泥洗漆场。场边一排春泥的碓。瓷泥矿采下后,用碓春碎,现在已不是用脚踏,都是电动了。春碎的瓷泥以水冲下大坑,坑底铺满黄色泥浆。一个赤膊短裤的泥工工人,在用木耙翻动泥浆,这恐怕是最原始的洗泥场。随着现代化的机械生产,大瓷厂的电窑烧瓷,都在城区进行,沩山村山凹凹,自然就冷落下来。

回城之前,村长听说我想捡几片古瓷片,忙说:“多得很呢。寺前的这条路就是瓷片铺的,就叫‘瓷头路’。”

内行人都明白,瓷业窑工最为头痛的,是要面对“窑变”。精心制作的瓷坯,小心翼翼装进窑中,千多度高温之后,进去是精巧的瓷坯,出来已变成歪瓜裂枣,形状和色彩都会发生变化,所谓窑变一色,出窑万彩,而且人力无法控制。变形变色或粘连,就出了许多废品。废品只能丢弃,年复一年,废弃的瓷片瓷头堆积如山。

古老的瓷片,正是文明的碎片,成了后人研究古代瓷业科学的物证,成了收藏家价值不菲的珍品。

我跟着他踏过独石桥,来到民居后的山坡边,他拨开荆棘草丛,天啦,这竟是一座古瓷堆砌的山头,满山的瓷片,发出熠熠光芒。我随手捡起一个大件——八只沾联在一起的粗瓷碗,每只碗都已残缺,而那笔划粗拙的青花,却鲜艳如新。想必是那笔划粗拙的青花,却鲜艳如新。想必是那笔划粗拙的青花,却鲜艳如新。想必是那笔划粗拙的青花,却鲜艳如新。

这一丢,让我的古董柜上多了一件珍品。虽是一叠破碗,却永恒地传达了历史的信息,依然故我地折射出分娩它的时代的特有光辉。



炎帝陵祭祀诗文趣话

株洲乡邦文化系列讲座开讲,曹敬庄聊炎帝文化

郭亮 整理



认真听讲的市民



重修后的古洞天寺寺门



民居后的山坡边,随处可见废弃的瓷片瓷头